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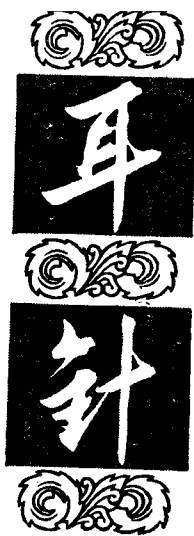


耳



針





南京部队某部《耳针》编写小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编者根据十余年来开展耳针疗法的实践与认识整理编写而成。书中以较多的临床实践,反映了耳针疗法具有适应症广、简便有效的特点;同时,编者根据中医脏腑学说在耳廓穴位及其功能、耳廓视诊与耳穴探测器的使用等方面所获得的成效也作了扼要的阐述。书中并附有彩图十二幅。本书可供工农兵医务人员及有关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耳 针

南京部队某部《耳针》编写小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5 字数 60,000

1972年12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0

书号: 14·4·276 定价: 0.40 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目 录

一、耳针历史发展概说	(1)
二、耳针疗法的优越性	(10)
三、耳廓的形态和构造简介	(16)
四、耳廓穴位的分布与定位	(21)
五、耳针常用穴位功能探讨	(27)
六、耳针治疗常见疾病取穴参考表	(39)
七、耳针的操作方法	(47)
八、浅谈耳针的针刺手法	(56)
九、耳廓视诊法简介	(63)
十、耳穴探测器的制作与使用简介	(72)
十一、辨证取穴在治疗实践中的运用	(93)
十二、掌握针疗过程中的主动权	(99)
十三、病例介绍	(114)
附录一 对耳廓“正常敏感点” 的探讨	(121)
附录二 对耳穴“一穴多用”的认识	(123)
附录三 对耳针产生疼痛的理解	(126)
后 记	(129)

一、耳针历史发展概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耳针疗法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用针刺方法同疾病作斗争的一个经验总结。探讨耳针的历史发展，对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阐明耳针原理都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公元前 4~2 世纪成书的我国现存第一部医学著作《内经》中，就认为耳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和全身各部及五脏六腑都有紧密联系。《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中首先指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就是说十二经脉和所属的三百六十五个穴位，它们的血气都上行渗灌于头部的五官、七窍及脑髓，……其中别行的血气并灌注于耳部，使耳能有所听声音的功能。这是概括地说明了耳部和全身经络的关系。其具体内容则散载于《内经》各篇中，并为后代医家所发展。《灵枢·经脉》篇中记载有：“手少阳

之脉，上项，系耳后，出耳上角，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手太阳之脉，却入耳中”；“足阳明之脉，上耳前”；“足少阳之脉，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足太阳之脉，至耳上角”；“手阳明之别（注：手阳明经分出的一支络脉），入耳，合于宗脉”。指出了十二经脉中六条阳经循行都通过耳部。六条阴经虽不直接通过，但是，《灵枢·经别》篇中记载的十二经别：其循行路线都是阴经合入与它相为表里的阳经，而阳经的经别都是复合于它原来的经脉的，所以通过经别的传注，六条阴经脉也间接和耳部有了联系。《素问·缪刺论》中还指出：“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补充了《灵枢·经脉》篇的内容。到了明代《奇经八脉考》（公元1572年刊行）中进一步从八脉的内容阐发了经脉和耳部的关系：如阴、阳二跷脉分别统率左右侧的阴阳经脉，并循行“入耳后”；阳维脉象罗网一样联络全身的阳经，也“循头入耳”。所以《灵枢·口问》篇中说：“耳为宗脉之所聚”，就是说耳部有许多经脉聚会。这些论述都反映了耳的经络联系是相当复杂的。

有关耳和脏腑联系的资料在古代文献中是有不少记载的。如《灵枢·脉度》篇述及：“肾气通于耳，

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素问·金匱真言论》亦有：“（心）开窍于耳”的记载，指明了耳与心肾二脏有生理联系。《素问·玉机真脏论》中载有：“（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五官七窍加前后二阴）不通”。《素问·通评虚实论》亦载有：“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均说明耳部和脾、胃、大小肠等消化器官有密切的病理生理关系。《素问·脏器法时论》中还有：“肝病者，……虚则耳无所闻，……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的论述，指出耳和肝脏，也有密切的病理影响。此外，在《灵枢·海论》中还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髓海就是指的脑髓，可见古人对耳和脑髓的联系也早就有了认识。至于五脏中的肺脏和耳的关系的叙述首见于《难经》，《四十难》中有：“肺主声，……令耳闻声”的记载，说明肺脏和耳也有一定的联系；到了元代，《证治准绳》（公元1602年刊行）中认为：“肺气虚则少气，……是以耳聋”，从病理现象上阐明了耳和肺脏的关系；清代《杂病源流犀烛》（公元1773年刊行）进一步认为：“肺主气，一身之气贯于耳”。这些论述奠定了耳与五脏六腑相联系的理论基础。

以上祖国医学历史文献的记载充分地说明了古

人对耳和全身的经络、脏腑有紧密联系是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医学认为：全身各部都遍布着经络，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路。耳和全身各部就是通过经络中气血不断运行的功能而联系起来的。经络有“外络肢节”的分布特点，由于这种对外的联络功能，构成了耳和四肢百骸的统一关系；基于经络“内属脏腑”的对内循行，从而密切了耳部和五脏六腑的相互影响。所以元代医学著作《卫生宝鉴》（公元1281年刊行）中说：“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清楚地说明耳部和全身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为后世运用耳部作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根据。

运用耳廓来诊断疾病的文献记载，也早见于《内经》中。《灵枢·师传》篇中有“视耳好恶”以诊察肾脏的记载。《中藏经》（传为汉末华佗所著，其实是宋代人的著作）中也记载了利用耳廓的望诊来判断疾病预后的经验。由此可知，以耳作为诊断疾病依据的历史已有二千年左右可以推查。

至于用耳来治疗疾病的载述，相传在战国初期即已开始。晋代《肘后备急方》（作者葛洪约生于公元281年到341年）中引载有秦越人（生于公元前五

世纪的战国时代)治尸厥,“以管吹其左耳,中极三度,后吹右耳三度”的方法,并载有张仲景(生于后汉公元二~三世纪)“救卒死而目闭者,捣薤汁灌之耳”的经验。说明我国古代对利用耳部可以治疗疾病的认识也是比较早的。其后唐初《千金方》(作者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到682年)中也有较多的运用耳部来治病的记载,如取“耳中孔上横梁*”,“针灸之,治马黄黄疸,寒暑疫毒等病”;灸阳维治疗“耳风聋雷鸣”等。唐代中期《止疟方》(作者陈藏器生于唐开元中约当公元八世纪三十年代)中载有治疟疾“取蛇蛻塞两耳”。元代《卫生宝鉴》有灸“耳后青丝脉”治疗“小儿惊痫”之说。明代《针灸大成》(于1602年刊行)还有“灸耳尖穴治眼生翳膜”的经验,并为刺灸耳部治疗疾病的历史文献记载。此外,在我国农村中也早已流传着许多利用耳部治疗疾病的经验。如针刺耳垂治疗红眼;针挑耳后静脉放血治疗目赤痛;陶针划刺耳周治疗胁痛、泄泻。推拿疗法中的运耳法,用双手提拉耳垂可以治疗头痛;手捏耳垂治疗小儿惊风等等,都有显著疗效。可见我国运用针灸耳部治病的历史是悠久的。

* 相当于“下腹”穴之上端。

到了近代，1956年山东莱西县卫生院首先报导针刺耳部能够治疗喉痹症。1957年法国 P. Nogier 氏在学习针灸疗法的基础上，对耳部和人体各部的联系也作了细致的观察，并应用于临床，增补了耳穴部位，使耳针疗法有了发展。

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针灸疗法遍地开花，学习和运用耳针疗法也在全国各地掀起群众性的热潮，总结了数百篇临床资料，扩大了耳针治疗的范围，进一步丰富了耳穴的内容，使耳针疗法又有新的提高。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千方百计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散布“中医不科学”，“扎针只能止痛，不能治病”，等等谬论，严重地影响了耳针疗法的发掘和整理，一度又濒于湮没的境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驱散了刘少奇散布在医卫系统的妖云浊雾，耳针疗法迎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在各地再一次广泛应用，经过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医务卫生人员的共同努力，重新获得飞跃发展。目前，耳穴的数目大约已发展至 200 多个，从这些穴位名称及其临床应用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祖国医学的脏象学说和现代医学的解剖生理学的内容，它为中

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利用耳穴反应点的压痛、充血、皮肤变色、丘疹、小水泡、脱屑、糜烂以及耳廓皮肤导电量增高等变化,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也正在深入研究。刺激耳穴的方法,也从单纯针刺,发展为埋针、电针、药物离子透入、药物注射、穴位封闭、水针、温针、挑针、放血、灸法、耳夹法、空气吹振法、以及耳穴按摩、指捏等十余种。治疗范围在不断扩大,医疗效果在不断提高,并且还创造了耳针麻醉,使这种传统的医疗方法又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开展耳针疗法却百般造谣和诽谤,甚至在某些刊物上进行恶毒诬蔑和谩骂。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恶劣手法,只能暴露社会帝国主义者医学上的无知和政治上的反动。

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耳针疗法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人体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处在互相斗争,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制约之中。人体某部分发生的局部病理变化,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各部分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局部病理的变化。任何一种疾

病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有一些其它因素和它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耳针疗法就是从这个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出发，把人看做是一个统一的、不断运动的整体，把人体病变的转化看作是矛盾斗争的结果。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是我们认识和发展耳针疗法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大胆探索，科学实践，通过综合、分析、探讨，对耳穴进行了反复修正、定位，摸索了关于耳廓与人体内脏及体表四肢在病理上的一般反应规律，加深了对耳针穴位的规律性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不少穴位的意义和内容，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在最近几年中接诊了几十万人次，治疗各种疾病已达 200 多种，其中疗效较好的约 150 种，其中有常见病、多发病，也有一些所谓长期难治的器质性疾病。近代耳针疗法的大量临床实践充分说明，它是多、快、好、省治疗疾病的简易方法之一，它为祖国医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它的科学实践给资产阶级形而上学观点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

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认识没有止境，从不“自由”向“自由”的转化是永远没有完结的。耳针疗法还在不断发展，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而努力奋斗。

二、耳针疗法的优越性

十余年来，我们在开展耳针疗法的实践中体会到，这种疗法具有适应症广、奏效迅速、操作简便、易学易懂、经济实用、方便病人、副作用少等优越性。近几年来我们还将耳针疗法用于诊断、鉴别诊断、预防疾病、手术麻醉等，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耳针疗法在临床上的广泛运用，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利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与巩固。

1. 适应症广 我们在开展耳针疗法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不仅治愈一些功能性的疾病，而且还治愈了一些所谓长期难治的器质性疾病。例如：子宫功能性出血、附件炎、内耳眩晕症(美尼尔氏综合病)、神经性皮炎、皮肤瘙痒症、过敏性鼻炎、肠功能紊乱、阳痿、无脉症(大动脉炎)、闭锁性脉管炎、内分泌紊乱、脑震荡后遗症、侏儒症、腮腺炎、中耳炎等。

2. 奏效迅速 凡是适用于耳针治疗的疾病，一般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一些症状，举述如下：

(1) 止痛快：外伤及手术后引起的疼痛，以及炎症引起的疼痛。如扭伤、压伤、挫伤、脱臼、骨折、溃疡病、肠痉挛、产后宫缩痛、输尿管结石、胆道蛔虫症等，一般可在几分钟左右达到止痛目的。

(2) 消炎快：对各种炎症，在没有化脓的情况下，一般在针刺后几小时至 24 小时内即可控制炎症的发展，达到消炎的目的。如麦粒肿、霰粒肿、疖肿、腮腺炎、冻疮、支气管炎、肺炎、扁桃体炎、急性结合膜炎、阑尾炎、肠炎、痢疾等。

(3) 止痒快：皮肤瘙痒症、过敏性皮炎、痱子等引起的瘙痒，通过针刺均可达到止痒和治愈的目的。

(4) 急救快：我们在抢救一些病人的实践中认为：如休克、中暑、抽搐等，通过针刺后，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左右即能控制症状，使血压恢复正常。

(5) 退热快：一般持续不退的高热，通过针刺放血可以降温，有的针刺后半小时体温即可下降或恢复正常。

3. 操作简便 耳针疗法不需要任何设备，也不受地点、气候条件的限制，无论在室内、室外、田头

地角、车间工地、阵地战壕、课堂等到处都可以进行治疗。在无针情况下，用大头针、缝衣针也可代替治疗，必要时用火柴头在反应点上用力压迫一下，同样可以治疗头痛、扭伤、肋间神经痛、胃痛等疾病。

4. 易学易懂 耳针疗法是在耳廓上针刺，部位集中，常用穴位不多，且耳穴分布有它一定的规律，不少穴位以解剖名称命名，易学易记易懂，因此，耳针疗法有它的群众性，对于稍有医学知识的同志，一般化几个小时即可学会了。因此，耳针疗法较受群众欢迎，也容易在群众中普及推广。我们部队有些指战员通过短时间学习，即可掌握一般常见病的针刺方法。有些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不仅自己的病被治好了，同时也学会了耳针疗法，经常给周围群众治病，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 经济、方便 耳针疗法，只需几根短针和一些酒精棉球即可治病奏效，不少病人赞扬耳针疗法不化钱可治病，少化钱治大病。检查与治疗都比较方便。在治疗过程中也不影响学习与工作，如果因工作学习紧张而不能及时治疗的患者，还可以用埋针方法避免患者往返，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